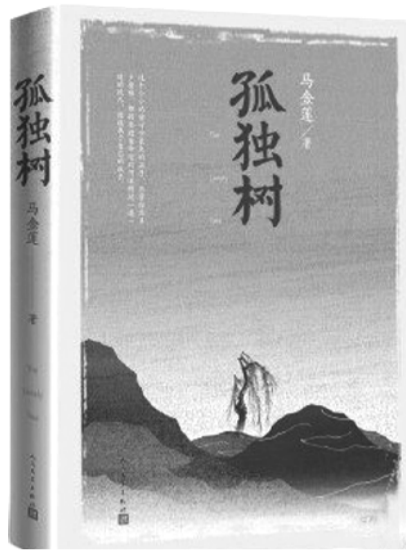


聚焦留守群体内心的孤独与守望

——读马金莲长篇小说《孤独树》

孙功俊



《孤独树》中最感人的是对“根”的描写。这“根”表现为木匠爷爷和奶奶对土地的依赖，在他们看来耕种土地才是农民，像马向虎和梅梅那样是“二流子”和“四不像”。相比大女婿“几亩薄地，种上能产多少哩，还把人捆死在地上，一年四季下的都是冷苦”的抱怨，老人对土地充满了感恩，把它看成是“产粮活命的根儿”，是“世代金不换的饭碗”。一旦因病错过了播种，他们心里会有那种连“根”拔起的疼痛。

木匠奶奶是一个贯穿小说的鲜活人物，所有难题到这里总能化解。她始终忙着的活计是做鞋，鞋里密密缝进老人对孩子的惦记，“木匠奶奶最后选中一本《自然》，纸页大而硬……这是她准备给儿子做鞋用的”，那是坚实的爱之盾牌。木匠爷爷、马向虎、梅梅都感受过盾牌带来的安心。爱能化解孤独，谁来承续这种爱？哲布脚上穿的就是“奶奶做的布鞋”，可是和同学们穿的旅游鞋、球鞋比起来，显得过时了。哲布想父母，是因为“想让他们给自己买一双好鞋”。而哲布和父母没办法传递对话，他只能在心里想，憋在心底，压进岁月。作为哲布的母亲梅梅从小缺少爱，她对爱的陌生一如针线，对爱的误解让她一错再错。她失去了爱的翅膀，儿子马哲也随即失去了最后的屏障，一步步走向孤

独。

《孤独树》作为留守儿童的载体，用来表现特定年代与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沼泽；在这里面，关于人性的描写，马金莲处理得很微妙。她也在创作谈中说：“我发现困扰乡村的已经不仅仅是留守，也就是说，留守的不仅仅是孩子，缺乏亲情滋养的，不仅仅是儿童，其实还有妇女、老人，还有乡村世界里的更多生命……这是时代的必然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，更是不可阻挡，也不应该阻挡的。历史的车轮滚滚，也许我们身处的时代，在后来者眼中会是一段极为不平凡的历史。”

另外，小说还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，增添了文本独有的趣味，充分表现了西海固地域人们的生活习性、喜怒哀乐、文化传承，让人体味到乡音情余音绕梁。

《孤独树》整体叙事细腻温暖，辅之以舒缓的抒情节奏，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、两种文明的较量和三代人的孤独交织在一起，折射出乡村变迁和留守儿童现状，建构了一个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传统乡村世界。多视角呈现留守儿童内心的孤独，“失根”主题下生活的艰辛与无助；描摹出坚强的个人意志与复杂的生命体验，是一部聚焦留守群体题材的好作品。

自我寻见与精神密码

——简评熊轲诗集《寻轲》

张蓉蓉



初读《寻轲》，便觉得诗人熊轲是有趣和清醒的。他将个人诗集取名为《寻轲》，我想，他既想在承继古诗词精神密码的过程中寻见一个厚重的自己，也想在自我古诗词耕耘之下寻见一个清醒的自己。人生道路千万条，清醒地寻见一条属于自己的通达途径，是艰难而幸福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诗人熊轲觉醒于早，深耕于晨，是极为难能可贵的。这在他的诗中俯拾皆是，诗人在精深创作的同时，总是有意无意地传递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方向。这能看出，诗人是严谨的，也是清醒的，是扎根于乡于情的，也是有浩瀚世界广博追求的。

王国维在文学批评著作《人间词话》里写道：“大家之作，其言情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辞脱口而出，无矫揉妆束之态。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”《寻轲》所选诗作，基本都是短小精悍，表达自然，内质深刻。诗人用自身内心的深切情感和极为丰富的想象力，在一切细微之事、细微之物面前，做到了“壶中有乾坤，笔下有天地。”

抒情是诗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，他通过极精炼的语言凸显着他的主体意识。如《感怀》中的：“不须檀板歌清曲，常共玉箫咏古风。”《思友》中的：“古渡萧萧多别梦，两三渔火点江头。”诗人极擅长以意象传达的基本结构单位，通过单个或多个意象来凸显诗意，抒发情感。同时，诗人

常采用对偶、比喻、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，让诗作充满节奏感和音乐性。在此基础上，诗人常借助暗示来表达思想感情，使语义含蓄多解，富于朦胧美。如《春雪间思友寄怀》中的：“梅萼催红知快雪，江村度曲老鸱心。”《梅萼催红知快雪，江村度曲老鸱心，风声停，雨声停，飘淡秋光日晚汀，年年待柳青。”在宏观层面，通观全诗集，诗人采取了多种结构形式进行创作，包括首尾照应、开门见山、层层深入、先总后分、先情后景、虚实结合、卒章显志、过渡、铺垫、伏笔等。

熊轲诗集《寻轲》的艺术品位体现在三方面。其一为形神兼备。诗歌借助于感情去感染人，给人以美感。饱含激情、富于想象，是诗歌最基本、最显著的特征。在《寻轲》中，诗人用丰富的物象，清晰的人象，由形入神，得形忘神，或直抒胸臆，或含而不露，或托物言志，或寄情于景，每一首诗歌都流淌着诗人丰富而真挚的情感。其二为境界统一。诗人借助抒情客体来表现自己的爱和恨、痛苦与欢乐、希望与追求，使“意”和“境”是浑然一体、融情与景的。其三为语言优美。诗作的语言特点，既锤炼厚重，又极富音乐美。在表现轻松喜悦时，其节奏是明快的；在表现昂扬激越时，其节奏就变得急促有力；在表现悲哀伤感时，节奏就变得缓慢而低沉……正因为如此，使其每一首诗歌都朗朗上口，悦耳动听，具有音乐般的美感能让读者得到更深切的审美愉悦。

事实上，诗人的每一首诗作都蕴含着如此这般的创作技艺和创作本能。或可说，诗人的每一首诗作都符合如此这般的例举。这便凸显出诗人成熟的创作技艺和创作追求。更重要的是，其艺术品位从小到一草一木，一人一事，及大到湖河山川，锦绣乾坤，天地之爱，鸿鹄之志，都彰显着“极美、极深、极丰富、极旷远”的艺术特质，使人读之立感情思之曼妙、韵律之齐整、立意之深刻，以此爱不释手，分秒之间便进入诗人创造的这一绝美桃花世界。

通过《寻轲》可以看出，诗人对诗歌、对古诗词总是充满着敬畏的。当然，诗人敬畏的不止是诗歌和文字，还包括万物、众生、自由及一切。而敬畏与清醒的深耕，是自我寻见最准确的方式。

以生活缩影书写生命大美

——读包利民《每一天，美一天》

朱宜尧



好的散文是作者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与情感中，如抽丝剥茧般进行艺术加工，不断发现并唤醒的产物，能给人以启迪。这是我阅读散文集《每一天，美一天》最直观的感受。对于“美”，我还有另一种体会：美，不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外在形貌或内在精神，更深度之美，是一种邂逅，一种经历，是因顿悟时的大义凛然，是因顿悟后的豁达释然。

包利民从日常生活中取景，那些可能是我们不经意的小事，或是完全忽略的事情，都被细心的作家捕捉到。他从情感的常态与变化中，捕捉到生命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，以及人性的复杂、生命的无常和不确定性。那些生活中看似简单、平淡，甚至惹人厌恶的记忆片段，都成为了一种爱的表达。也许，作为人，或为人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朋友，我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往往过于简单、粗糙和粗暴。这似乎只是对生活的简单描绘，如线条素描般，很难有新意，更难有诗意。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到那种隐藏的深情大爱。然而，作家并非普通人，有着惊人的细腻，发人深省。

作家王安忆说，散文的质量取决于情感的质量。过去，我们过于注重

也是那个“不想做最小的孩子”的人，想到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比哥哥少了六年，比姐姐少了三年，突然间，眼眶湿润了。这样的文字，犹如一股强大的电流击穿情感，让我不得不回忆起我的母亲，那个已经离开我六年的母亲。她去世的那天，恰好是我刚满月的日子，这样的记忆，真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别离！

散文的“小”，有别于许多作家所说的“小”。写小说、写新闻，都可以从小切口深入，展现大主题、大时代、大变迁。而包利民散文所呈现的“小”，是一种朴素。它没有宏大的主题，也没有所处的大时代背景，相对于生命而言，它是一种道理，也可以说是在时光清浅、细数流年中所展现的大智与大美。

《露珠里的云朵》，这是一个多么美丽、充满想象力和诗意的名字啊！包利民的文字就像一条小溪，时而静静地流淌，时而蜿蜒曲折，时而激越昂扬。这篇文章仿佛是一位智者的声音，告诉读者，每一滴露珠中都藏着一片云朵，都蕴含着一个大千世界。我们看不到，是因为我们的局限性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，是因为我们欣赏露珠的角度出现了问题。作家多么希望每个人在每一天都能与露珠相遇，都能遇见美。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发现美好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感受感动，这样的日子便是静美的。用心去感受每一天，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充实而无悔。

每一天，都是美好的开始；每一天，都是生命的记忆。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着生命的大美吧。

“从一而终”竞风流

——读谭亲荣纪实文学《茶山人生》

曾正伟



《茶山人生》是谭亲荣的一部纪实文学。讲的是全球十大普洱茶杰出人物曾云荣的事迹。但凡纪实者，大多以主人翁的生活脉络为主线，按先后次序交代主人翁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经历，中间穿插一些爱情花絮或人生感悟等，《茶山人生》也不例外。在一定程度上讲，主人翁的人生轨迹决定了作者的写作方向，同时也左右着他的人文情怀。

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，也是茶马古道的发祥地之一。但作为北方读者的我，对她知之甚少。我是一个不喝茶的人，家乡也不产茶叶，所以，我对茶道一窍不通。在拜读了《茶山人生》之后，才对这个想象中的南诏古国有了初步的认识，也对茶道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

先说贯穿。这个“贯穿”，亦作“贯一”。清人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：“物一无文，无一文。”“物一无文”中的“一”是指“单一”之“一”，而“无一文”中的“一”是指“整一”之“一”。“物一无文”是说“整一”中要有“多杂”，不可单调；“无一文”是说“多杂”中要有“整一”，强调文章的统一性。这个“整一”，可以理解为一文之“整一”，也可以理解为文章的主脉和中心思想。《茶山人生》自始至终将曾云荣的茶缘人生作为一条主线，“一气流转，连翩而下”（清·周济），而其他人物的插入

感动。

在拉祛语中，“拉”指老虎，“祛”指用火烤食，“拉祛”即“用火烤吃虎肉”之意。由此可见，拉祛族是一个猎虎的民族。既然是猎虎的民族，就必然有其与生俱来的野性和彪悍。文章从狩猎写起，写到呵护心血，再用茶水给孩子洗澡、做竹筒饭等场景都最大限度地植入了民族文化的元素。而后的道士做法事、对情歌等情节，更是将拉祛族民族文化展示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

宋人范晔说：“景无情不发，情无景不生。”文中所营造的好多场景虽是一笔带过，却妙趣横生。比如：“接生婆进去一个时辰了，还没听到孩子的哭声”；“在饥饿面前，人与猴子没有什么两样”等等，诸多场景的模拟，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由此可见，作者不仅善于营造适度的氛围，也很注重写作的境界。

三论写法。创作技巧上，作者注重了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（《庄子·外篇》）的应用。换言之，作者在刻画事物时并不拘泥于物象本身，而是由表及里，直取生活的内核。比如，描写曾云荣被打成右派，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磨难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浩劫。同样，写曾云荣驰援非洲、出访缅甸，表面上写的是他的个人经历，实则表现的是日益崛起的大中国。这种表里兼写的手法，从更深的层面挖掘了事

物发展的本源。

“犯中求避，同中见异”是这作的又一大亮点。“犯中求避”是清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总结出的一种写作技法。犯者，重复也；避者，变化也。具体说，就是在重复中要出新意，于雷同中要求变化。《茶山人生》的主人翁曾云荣先后转战于非洲和缅甸，他的足迹遍布动海的村村寨寨，但无论走到哪里，他干的都是种茶育苗、改良品种等事，但作者将这些难题一一化解，下笔无一雷同，语言颇具新意。

四谈明理。作者笔下的茶叶，其实就是浓缩的人生。茶叶被冲泡之后，或浮或沉，或起或落，绿中泛黄，茸茸而立，恰似群芳森然，又如书之悬针。吸吮一口，清香阵阵，沁人心脾；举杯小啜，口舌生津，余香无穷。然而，一杯茶一旦没有了初时的浓烈，就意味着它已进入淡如白水的状态。苦，是茶的表象；淡，才是它的真味。这种“意”“象”的有机结合，为茶叶赋予了深刻的精神内涵，真可谓意味深长，读后令人回味无穷。

茶道，自古就为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所推崇。无论是古代，也无论当今，一杯茶都代表了一种人生。一个人只有在遍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后，才会对功名利禄达到无所奢求的境界。这一人生哲理，就是《茶山人生》给予我们的警示！

新书速递

《细说五千年：写给普通人的中国史》

枫落白衣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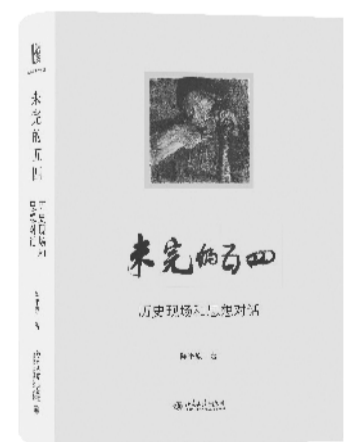
以两百个篇章，细致讲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、人物、文化与思想，不止步于历史事实的浅显叙述，对于影响深远的制度等，也有生动而深入的介绍。



《未完的五四：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》

陈平原 著

作为“五四研究”三书之一，本书偏向于陈平原教授的“有我之学”，它并非立论严谨的史著，追求的是能够“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”。文章长短及体例不一，有论文，有随笔，也有答问，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，取共同立场。



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

洪子诚 著

这是本书的第三版，书中若干章节的文字表述有所调整，并修订全部征引文献。系统阐述了当代文学的产生、分期和时期特征、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、文学思潮的演化等重要问题，描述了各时期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等文类的状况，并评述了当代文学的主要作品。

